

白帝城懷古

鄭國輝 (1957 輝社)

最近收到張錦波同學寄來一束照片，是幾個月前和多位輝社同學遊武漢、三峽、重慶、峨眉山、成都拍的。錦波和我闊別多年，值翡翠禧重聚，恍如隔世、相談甚歡。在這廿多幅照片中，我認為最有氣勢的是張錦波、黃秉權和我三人坐在矮矮的石欄杆上，在迂迴登白帝城的沿山小路旁，遠處背景是守着挺拔險峻瞿塘峽的夔門，赤甲山巍峩在江北，白塩山聳峙在江南。瞿塘峽是三峽中最短的，只有八公里長，東起巫山大溪鎮，西止奉節白帝城。峽中河谷狹窄如走廊、崖壁刀削如城垣，山勢雄偉，岌岌欲墜，峰巒起伏，連綿相錯。在江中仰窺峰顛，藍天一線，俯視長江，雲水蒼茫。江流湍急，驚濤拍岸。杜甫詩云：「眾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即是說長江匯合了支流各水，在三峽的上游涪陵，萬縣齊集，都在這門（即夔門）爭搶入瞿塘峽。這「爭」字神氣極了。將那滔滔江水，滾滾濁浪的情景，描寫得躍然紙上，所以瞿塘峽有「西控巴渝收萬壑，東連荆楚壓群山」的讚嘆。是百川擁入一杯也。

更有甚者，五十年前在白帝城所在地白帝山腳下有一巨大礁石名灩澦堆（長三十米，闊二十米，高四十米即一百三十二尺）。阻塞着流水，水流衝擊此礁，激瀑出千層浪，百萬點雨花，造成灩澦回瀾的奇景，同時亦沉沒了不可勝計的船隻。南宋范成大的入蜀記：「…至瞿塘口…觸灩澦之側…舟指其旁而過，搖櫓者汗手死心，皆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皆神驚。」民謠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象，瞿塘不能上；灩澦大如牛，瞿塘不要留。」一九五九年暢通三峽水利工程隊花了七整天時間將這大礁石爆碎，清理河道，灩澦堆成了一歷史名詞。

自三峽大壩竣工，長江水位提高，瞿塘峽的險峻，今非昔比，長江水平如鏡，素湍綠潭，回清倒影，翁希傑、葉秀瑜夫婦和我不可期然嗟嘆，山河變動，有如斯耶。但錦波、秉權和我在白帝城口的照片，仍可目睹夾江對峙，赤甲山、白塩山拔地而起，壁立如牆，高聳入雲，巍峩崢嶸的景象。「夔門天下雄」仍在，這是進入白帝城一很好序幕。

白帝城離奉節城東僅八公里，處長江北岸，三面環水，一面倚山，背憑高峽，前臨大江，氣勢雄渾，景物壯觀，歷史悠久，是名貫遐邇的三峽景點。王莽篡漢，建立新朝，各地豪雄紛紛起義討逆。中原局面陷入河決魚爛。王莽署立的臨邛太守公孫述擁兵自重，圖謀割據四川。他騎馬見到瞿塘峽口難攻易守的地勢，便蓄意在此建一穩固的城堡，屯兵嚴守。城築成後，公孫述聽說內有一白鶴井，長年沖出一股白色的霧氣，像一條飛躍的龍。他借此為祥瑞，說是白龍出井，於是應天順人，公元二十五年即帝位，自稱為「白帝」，所築的城為白帝城，城上的山為白帝山，史稱這一段故事為「躍馬稱帝」。公元三十六年，東漢光武帝劉秀一統天下，遣大將吳漢入蜀，和公孫述兵戎相見。在成都守衛戰中，公孫述臨陣為吳漢先鋒高午長槍洞胸重創，是夜卒於軍中。成都遂破，吳漢夷滅公孫氏一族。白帝城亦毀於戰火。王莽新朝末期，天下大亂，戰爭頻繁，而瞿塘峽口白帝城一帶在公孫述治下比較穩定，不受外來紛擾。老百姓頗懷念他，重建白帝城並建一白帝廟紀念他，且塑像供祀，直至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以公孫述為一割據僭偽之主，且不善其終，死於非命，不配享受萬世香火，下令將公孫述塑像遷出，換上蜀漢昭烈帝劉備，配以諸葛亮、關羽、張飛等塑像。白帝廟一名不改，一直沿用至今。

白帝城系列是明、清兩朝建築，包括明良殿、武侯祠、觀星亭、望江樓、托孤堂等。明良殿是白帝廟的主殿，正中是劉備塑像，左翼為紅面關羽、黑面張飛，右輔為白面諸葛亮。觀星亭是諸葛亮視察天文星象而決定行軍佈陣以天時制勝處。武侯祠專祀諸葛亮和為國犧牲，戰死綿竹的兒子諸葛瞻，孫兒諸葛尚。托孤堂純粹是民間藝術構思，離開史實甚遠。在劉備病榻前立着諸葛亮，二小兒劉理、劉永向他跪拜。後主劉禪往那裡去了？老百姓以後主是降魏的亡國之君，不屑為他造像，這和成都武侯祠內不見劉禪像同一道理。最荒謬的在外圍立着諸臣給彌留時劉備送終的竟赫然而有諸葛亮岳丈黃承彥在內。黃是隱者，從未出仕。按年齡算，劉備病逝時，黃未必仍存在世上。劉備是在夔州城內永安宮去世的，所以杜甫詩有「蜀主征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二句。永安宮應是劉備託孤場地。據考古學家証實，永安宮遺址是在現今奉節縣城一師範學校內。因建大壩奉節縣城已遷移高地。遺址可能已淹沒在江中。無論如何，白帝城不應包含托孤堂。

若說白帝城的主角是劉備，不如說是諸葛亮更適當。自三峽灌水後，白帝城頓成孤島。為方便遊覽，旅遊局築了一長堤從奉節直抵白帝山下。長堤盡頭的大廣場矗立着諸葛亮的石像。同遊的輝社同學張錦波、翁希傑、魯德華、霍秀森、黃秉權、鄭國輝就在像下拍照留念。白帝城處處諸葛亮的石像和故事遠勝劉備的。就看白帝廟的門聯罷：

「萬國衣冠拜冕旒，僭號稱尊，
豈容公孫躍馬；
三分鼎足紆籌策，托孤寄命，
賴有諸葛臥龍。」

寫得很工整，嵌入杜甫詩的名句，隱含着白帝廟的主人，前有僭偽稱尊的公孫述，後有受遺託孤的諸葛亮。遊白帝城激發出懷古幽情，情不自禁，唸起杜詩另二名句：「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即是說：想從前的臥龍先生諸葛亮，和躍馬稱帝的公孫述，雖算得一時英雄豪傑，結果總不免埋葬在黃土裡。可見世間一切人事和音訊一樣，徒然覺得寂寞罷了。

白帝廟內展列文物、工藝品眾多，有歷代詩文、字畫碑刻。最出奇立異的應是「竹葉碑」。驟然看來是三枝翠竹。仔細分辨，竹葉全部是字，組成一首五言詩：「不謝東篁意，丹青獨自名。莫嫌孤葉淡，經久不凋零。」這亦字亦畫亦詩的藝術品更表達一深重意義：劉備、關羽、張飛三結義兄弟的義薄雲天，生死不渝。這在文學或史學或美術上都是很珍貴的。收藏品中有兩件很令我注目。(一)瞿塘峽中風箱峽的懸棺。春秋時此地屬巴國。國人習俗死後的棺木懸掛在崇山洞穴的壁上。從江中舟上看好像樂器中的風箱。故瞿塘峽懸棺而葬這段路被稱為風箱峽。我第一次船經瞿塘峽時看到「風箱峽」三字刻在山壁上，這次不見了，可能被升高的水位淹沒。(二)古巴國銅劍，形如柳葉，工藝精湛。

白帝城的題詠都是中國文學的拔萃。我最欣賞的是唐朝陳子昂的。這是以寫了「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傳誦千古的作者。我現錄了他的五言長律「白帝城懷古」於下：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
城臨巴子國，台沒漢王宮。
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
岩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
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
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

開詩二句是停船拜訪時黃昏，三、四句點出白帝城的遠古史。城本巴國舊土，這是毫無疑問的。唐朝仍祀公孫述，怎會是漢王宮呢？莫非陳子昂有朱元璋的念頭，只有漢王劉備方配作白帝城的主人。這確耐人尋味了。第五句說白帝城雖處邊遠荒蠻之地，仍在周朝版圖之內。跟着說夏禹治水鑿山疏通河道，功業長留在崇山中，七、八兩句描繪瞿塘峽景色。大江流過夾江對立，岩壁與水面成垂直的高山。九、十兩句繼續寫景。瞿塘峽雲霧繚繞，古樹衝雲破天，歸帆在霧中航。結句是入四川的旅程仍是很遙遠。旅客的感觸也是很深遠的。

隨着水位的提高，攀登白帝城的石級比從前的減少了過半。我們一行人踏入那白牆，正中是一異常威猛黃色龍頭的城門。暢覽各文物古蹟，雖然很多是近年修飾。文化革命時紅衛兵割掉大多數石像的頭，現身軀是明代古物，頭是新塑。我亦有「客思坐何窮」的無限感觸。錄下另一白帝城楹聯作此遊記的結束：

「風景古城頭，喜爽氣西來，
萬山遠抱岷峨秀；
煙巒環峽口，看大江東去，
十里頻回灩澦瀾。」

當然灩澦回瀾這景象只能存在我的幻想中。

